

自然  
公园

# 老 鹰 的 故 事

老鹰的故事就是  
这样的一本活动记  
录关于鸟关于自  
然生活关于人间的一  
些杂想



沈振中 ■ 著

老鹰的故事就是  
这样的一本活动记  
录关于鸟关于自  
然生活关于人间的一  
些杂想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6083



# 老鹰的故事

沈振中 著

自然公园



河北教育出版社

56679/10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鹰的故事 / 沈振中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自然公园)

ISBN 7-5434-3676-0

I. 老… II. 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355 号

自然公园

## 老鹰的故事

沈振中 著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书号 ISBN 7-5434-3676-0/x·9

定价 10.7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授权出版

## “自然公园”出版说明

世界是不是诚如人们想像中的美好满意，这件事谁也无法单方面去认同。因为，太多的交替与更迭，太多的观念和理性的纷陈，使人们忙于承受。不仅今日复杂而演变急速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令人无法适应，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不能适应，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能适应，在不能适应中，人们正在适应着践踏破坏自己这块赖以生存的美丽土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作为有高级思维的人类应该懂得天人合一，懂得施与受是自然规律的一体两面，知道去做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遗憾的是人类总以为自然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它们自有包容的能力，所以无休无止地对绵延的山坡滥垦，对茂密的山林滥伐，对美丽的湖泊滥填，对血脉似的河流滥堵，造成连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水旱灾害，以及气候恶劣的加剧。也许有一天，灭亡人类的，不是核子武器或一般的疾病，而

是自然超能力的爆发。从诺亚方舟时代的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以来，自然力已在暗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只是一时的。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和睦相处，并留有許多极好的教材昭告后人。1854年，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的杜瓦米舍部落的首长西雅图建议收购西北美的土地，同时设置“保留区”，容许他们在“保留区”内自由地生活。西雅图回答的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们白人要购买我们的土地，谁能买或者卖大地上的空气和泥土的温暖？”

“何况我们并不拥有芬香的、活泼的流水。你们怎能向我们出钱购买？”

“每一株在太阳下闪光的杉木，每一片沙洲，浓林上的薄雾，每一块林中的隙地，每一只喧闹的蜜蜂，在我们人民的思想和记忆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

“香花是我们的姊妹，麋鹿、马、鹰隼是我们的兄弟……”

西雅图的话，在当时开拓的白人听来，感觉他们的思

想和感情都是原始的。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白人自身也开始反省，便发现了其中的诗与真理，并把这篇用英文记录的谈话，当作了环境保护的先声。这可能是世界性的环保运动潮流中，最早期、最古老的“自然写作”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这篇古老而智慧的谈话开始，到现今的二十世纪，每年有大量优美而严谨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创作出来，印刷成各种文字，提醒地球上的人们思考与爱护自然、观察与珍惜土地；许多专业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深具人文精神的科学报告，更多业余的自然研究者、鸟类学家、作家、画家、摄影师走入荒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忠实且长久地扮演观察和记录的角色，发现自然的真理，担任自然的守护者，传播尊重自然的观念。这些优美的文图记录，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智慧，其中更以自然主义的文学为代表，形成一种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

目前，环保运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记录与观察乡土的工作，也有愈来愈多有关自然的优秀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人记录荒野沙漠、高原峡谷；有人守候鸟群；有人抢救森林；有人回到过去荒烟蔓草的年代，寻找有关土地的古老典籍。作家需要走进树林里思考！

我们期望您拿起“自然公园”的任何一本，就是开启

一扇自然的窗口，都是引领您的心灵直达广阔的海岸、沼泽、河口、偏远的荒原与森林的导游。让“自然公园”使您拥有关怀地球村中的草木虫鱼、野生鸟类和动物的博大胸怀，使您今后更多地与自然和平相处、相互体贴，而少一些或根本摒除那种征服自然的欲念吧。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外木山传奇

---

刘克襄

### 追记一支老鹰族群与它们的朋友沈振中

年初，一个冬日的安静清晨，我正朝大武仑炮台的山路踽踽而行。突然间，一只老鹰从旁边的山岭冒出，摊开比身子长的羽翼，像一枚巨大的枯叶，从我的头顶缓缓地低空飘去，朝另一座设有高压铁塔的小山滑行而去。

它的背影让我想起那种双翼单人战斗机，霍克三式，简陋而速度缓慢；但它有一种深沉而古朴的飞行样式，隐隐展现于机翼的一摇一摆中。

好久没有这样被老鹰低空贴近，压得透不过气来了！等它远去，我深深地呵了一口气，拭掉额头上的汗，继续肩起背包，准备赶到山顶，去拜访一位在此观察老鹰已快一年的高中生物老师——沈振中。

沈振中在基隆德育护专教书，我会认识他是通过一本



杂志的媒介。那是去年四月，我收到他寄来的《自然笔记》，才知道他正在观察老鹰。这本十六开的杂志，里面的内容多半是跟自然生态与生活理念有关的文章、札记、日志，都是由他独自撰写，印给学生们传阅的。我会收到，或许因为我是自然写作者的关系吧！

那时，他每个月都寄来一期。很惭愧的，我是到第三期才注意到他描述老鹰族群栩栩如生的习性。因为那一期的《自然笔记》里提到，有一只叫叉翅的老鹰死了。

去年，一份最新的猛禽调查报告指出，这种过去在乡下常常见到，很熟悉的，被昵称为“来叶”的猛禽，在台湾可能剩下不到两百只了。

由于他对老鹰习性的出色观察，这几个月来，许多赏鸟人在全岛各地旅行，也开始注意天空是否有老鹰在盘旋。可是，他们一路从南到北所能见到的数量，稀少得可怜。我自己有两三回的机会，从鼻头角绕了五分之一一个台湾海岸，找到大南澳去，结果也未在天空发现半只。

我一边赶路，一边暗自叫苦。前几日，沈振中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搭便车，在武岭下车，走一会儿就到了。我竟忘了，跟我说话的人素来习惯徒步旅行，他算路程的方法跟我们这种都市人有很大的差距。果不其然，我走了一个小时，仍未看到山顶。

沈振中是如何观察老鹰的呢？猛禽是鸟类里最难观察其习性的一种。我们每次看到的，往往只是天空上惊鸿一瞥的飞行感受。他如何从基隆港尾随，追踪到这里。紧接

着，又是什么样的自然信念，让他时时来这里，从清晨待到黄昏，枯守在东北风狂吹的芒草山头，为老鹰们逐一取名，并记录下它们的“一言一行”。这个传奇吸引了各地人士，我来过两回，熟悉了他的观察习惯后，每想到他的疯狂行径，都不禁为之动容。

八点左右，好不容易上抵大武仑炮台大门。有一部脚踏车停在外头。能将脚踏车推上这么高的地方，八成是他。去年，这位简朴生活的信奉者，就靠骑脚踏车上山，在这附近山区长期追踪老鹰的栖息。

穿过炮台，直接走到观景台。那儿视野良好，一望无垠，几乎可以俯瞰整个情人湖山谷。老鹰呢？我四处张望，只听到一些山鸟的婉转叫声。台上正有一个胡髭满络的人，携带了一部十六厘米摄影机。他指着远方的铁塔，我用单筒望远镜细看，那儿正停了两只老鹰。我来晚了！一大清早，其余的老鹰都已飞出去觅食。

他叫梁皆得，目前在兰屿拍摄兰屿角鸮记录片，已经默默进行了好几年。沈振中曾跟我提起，最近，梁皆得常来此与他做伴，一起观察、保护老鹰。他们为了防止猎人爬上老鹰筑巢的琉球松，特别用铁丝网缠绕树身，并且将猎人的车号登记，向警方检举。

沈振中在哪里呢？梁皆得指着远方绿色山谷里一块突出的危崖。我用望远镜看，沈振中戴着迷彩帽，瘦长的身影正孤立在那儿。他也拿着望远镜，朝更远的玛鍊山山区搜寻老鹰。

去年年初，他就是在那座像鹰的危崖处，意外地发现不少老鹰集聚，在猛烈的东北风中起鹰与落鹰。起鹰与落鹰，顾名思义即老鹰的起飞与迅速降落的行为。

发现后，他就像和尚敲钟般辛勤，一周来三四回。未几，这位看鸟不到两个月的菜鸟，凭着惊人的耐心，意外地成为台湾第一位记录到老鹰巢位的人；而且，一次发现了三个（他是在别人告知下，才知道自己是最早发现的人）。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下面的故事：他也爱上了这群老鹰。

不久，我和沈振中的望远镜对望。他果然是赏鹰的高手，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我，向我招手。上一回，去玛鍊山的一座小山头找他时，就觉得他大概天生有一对鹰眼，当我们还在寻找老鹰落脚的位置时，他已注意到老鹰在做什么动作了。

沈振中发现的这支北海岸老鹰族群，尚存有二十只。另外还有同样数量的一支，栖息于南台湾的偏远山区。现在，要在北台湾看老鹰壮观的聚集和盘飞，当然就剩下这一支族群了。

正因为这几年老鹰突然自我们的生活空间消失了，也因为沈振中的适时重新发现，很多关心的人士都觉得时间已十分迫切。鸟类学者刘小如就呼吁过了，假若不再立法保护这种我们以为十分普通，常在港边或城市捡拾腐肉、

死鱼、老鼠的猛禽，它们极可能会在短短几年，自这块土地消失。

沈振中回到观景台后，未几，停在铁塔的那两只老鹰也飞出去觅食，整个山谷似乎更加空旷、静谧了。它们要到下午时才可能再回来。还有五六个小时要等，我下到山谷的林子里，寻找老鹰群夜间栖息的那棵大树。

去年冬天，这群老鹰栖息的位置原本在玛鍊山。今年，玛鍊山山头遭人偷偷违法开发，它们被迫移到此处外木山山区。可是，再过不久，它们现在栖息的山坡将开辟为滑草场，而初春时筑巢的山壁也会因道路穿过，遭到毁灭。

老鹰能栖息的环境，往往是危崖高耸的峭壁，这样的地形在北海岸只剩此地，北台湾最后的老鹰族群将何去何从呢？关于它们的未来，我实在不敢想下去。

我也无法想像，一个没有老鹰的基隆又会是什么样的港口。任何住在基隆的市民都知道，即使在今天这样恶劣自然环境下，他们前往港边的公路局搭车，晨昏时还能看到老鹰们在基隆港逡巡。它们是最能代表基隆港活动地标的自然生物。这个福气是其他地区市民所无缘目睹的。

由此沿着北海岸到万里一带，许多山区都被开发成风景游乐区后，这几年出现的大量空屋，正在证明北海岸并非一个适合全年休闲观光，进而全面开发的地点。有这个惨痛的前车之鉴，我实在难以理解，主其事的基隆市，竟然要以防止“垃圾溢倒”和“游客溺毙”这两个奇怪的理

由，继续把经费浪费在这种游憩景观的规划上，无端地背负扼杀这些老鹰的罪名。

费了好一段时间，终于在密林里找到它们晚上休息的大树。梁皆得刚好来到，我们两人将手边的铁丝网，重重捆在树身，确信猎人毫无上树的机会后，才放心地离去。

中午时，我们继续待在观景台，各人吃自己带来的食物。沈振中的午餐是一个苹果，梁皆得带了两个馒头，我则享用了早晨在路边买的饭团。山谷没有多少游客了，天空静得仿若只有乌云飘过的声音似的，偶尔有阳光从其间下来。

不知早晨相互告别后，飞到北海岸各个区域的二十只老鹰是如何度过一天的，而且，为何在这个季节的黄昏时，每天又要辛苦地回来参加“集聚仪式”(gathering ceremonies)。上述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仍待再长期而仔细地调查研究。

沈振中打算在这里观察五年，寻找这些答案的可能，然而，整个山区若如期开发，他的计划将随着这些老鹰的消失而泡汤。

用过午餐后，我在观景台小睡。一群登山客经过，我被他们嘈杂的声音吵醒时，刚好一只老鹰从我的上空滑行而过，没入后面的山区。又是一个好低好低的滑翔，充满了三十年代螺旋桨飞机飞行员的冒险精神。

我顿时想起六年前在万华戏院上空，看到一只老鹰贴着和平西路低空掠过的往事。没有猛禽会用这种姿势接近

人和车的，它们总是高不可攀，惟有老鹰，才拥有这种不惧人的优雅与从容。自从五股、关渡的老鹰群逐一消失后，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台北看到老鹰飞临我们的城市。

下午三点多时，老鹰们果然陆续回来了。一只、两只、四只……，我们兴奋地数着。

“黑环回来了！”我从望远镜里看到，跟沈振中说。黑环是换羽后目前二十只老鹰中，他惟一认识的两只之一，尾羽有一根明显是白色，疑是掉羽。

去年初春时，沈振中在玛鍊山的小山头观察其中的三对。那三对他都认识，都取了绰号。相对的，它们似乎也认识长期待在山头的沈振中。有好几回，沈振中要上山时，都遭到老鹰半开玩笑的攻击，逼得他必须匍匐前进，或携雨伞上山，借以保护自己。

那时，有一只叫白斑的雌鹰，树巢被偷偷放置了兽夹。有一天，白斑回来时，很不幸地遭到夹伤。沈振中眼睁睁地看着它，连同兽夹一起掉落下来，垂挂在树上。挣扎，复挣扎，最后力竭而死。而更早时，另一只雌鹰——叉翅，可能因食物中毒横死于海岸。至于，它们巢里的蛋呢？此后也查无音讯。

四点多时，铁塔上已集聚了十八只。另外两只先回到林子休息。这时，有二三十位关心老鹰在此集聚的基隆市民赶来欣赏。自从基隆的这群老鹰即将灭绝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这里已成为台湾的赏鹰胜地。

起风了！风起鹰飞，好戏开始粉墨登场。

沈振中像是这个森林世界的导演一般，准确地描述着老鹰们的下一个步骤。他先说老鹰群待会儿会撤退到后面的山岭盘旋。那儿被沈振中戏称为“后台”。未几，老鹰们果如其言，逐一起身，飞到山后去排演。

老鹰喜欢这个山谷的原因，很可能是这里经年有猛烈的海风吹刮，很适合它们玩落鹰、起鹰与抓枝的游戏。高智慧的动物都懂得在生活里安排这种游戏的时间。海豚如是，老鹰亦然。

但接下来沈振中算错了，老鹰群并未如以往那样，像一架架 B-29，从山岭纷纷掠至我们的上空，表演今天的最后一场戏，盘旋与落鹰。

“大概今天是它们的礼拜天吧？”有人这样开玩笑。

也有人猜测：“可能是今天观景台的人比较多，老鹰们眼尖，害怕了，不想盘飞了。”

我也清楚听到有人说，“真奇怪，亚洲各国的城市，像东京、香港，老鹰都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这儿却那么少。是不是我们的环境比较毒？还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的垃圾比较少？”

老鹰群又从刚才的路线退回到铁塔，像一群长老静静地蹲俯在最高的柱顶上开会。一团薄雾笼罩下来时，黄昏的落日余晕斜打在它们的位置，形成萧瑟又充满肃杀的景观。“集聚仪式”通常被鸟类学者解析为两大主因：一种是交换食物的情报来源，一种是相互认识交配的对象。

天地愈苍茫，冷风相益增强了，许多人套上外衣。老

鹰也开始动身。第一只飞出，间隔一段距离后，换第二只飞下铁塔。当第一只降落时，第二只正在半途，准备降落。

第三只呢？它也正从铁塔下来。每一只似乎都知道自己的位阶，要扮演第几个角色。它们也像作战归来，一起抵达机场上空的战斗机群，一只接着一只，秩序井然地，逐一朝近乎昏暗的森林飞去。

它们就在那棵下方绑有铁丝网的大树上，一齐度过寒冷的冬夜。这些早年被人类忽视的，如今却受到鸟类学者注意，被称为从旧世纪活过来，生存到新世纪，背负着生物进化历史意义的猛禽，又安然地度过了一天。

然而，明天呢？

明天会是怎样的日子？

会不会又有一个玛鍊山被毁掉？

会不会又有一只白斑在回到自己的巢时，被兽夹夹死？当天空全然暗黑时，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又重新袭上我的心头。

假如明天外木山的森林仍然茂盛存在，基隆港仍然有丰富的食物，崖边的琉球松也没有觊觎它们的猎人。它便能继续盘飞，集聚与游戏。每一只也将像飞行的活历史，继续盘旋在我们的土地上。

但它们有明天吗？



## 与自然重逢——自序

---

沈振中

很希望能用很简单的语言，说明我如何决定过较接近自然的“简单生活”、如何决定一人徒步从台北到屏东、如何决定自己一人骑单车拜访高山，到最后又如何决定加入保育团体——台北市野鸟学会，然后遇上叉翅与白斑它们这群老鹰……但似乎很难，因为生命是一连串延续的事件累积而成的，人不可能因单独一件事而彻底改头换面，最可能的只是因为过去累积的个性、观念、理想（想做而一直没做），因为一个事件而点燃了最佳的机遇。

我可以追溯到孩童时代，家庭生活、成员如何塑造出我如今的沉默，而有能力承受孤寂且须耐力的长途旅行，也可以一个人寂静而坚持的在一个山头坐上十个钟头，只为了看几只鸟……，可是如果从儿童期开始探讨为何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所以，我仅列出最近几年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些人、事、书、观念，我相信